

解讀

唐端正——著

孔子與儒家



仁，親也，從人從二。

解讀

唐端正
著

孔子與儒家

商務印書館

解讀孔子與儒家

作者：唐端正

責任編輯：徐昕宇

封面設計：黃聖文

出版：商務印書館（香港）有限公司

香港筲箕灣耀興道3號東滙廣場8樓

<http://www.commercialpress.com.hk>

發行：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

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0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8字樓

印刷：陽光印刷製本廠有限公司

香港柴灣安業街3號新藝工業大廈（6字）樓G及工座

版次：2009年7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© 2009 商務印書館（香港）有限公司

ISBN 978 962 07 5559 0

Printed in Hong Kong

版權所有，不得翻印

自序

儒家是中國春秋時期出現的一個重要學術和思想派別，其創立者是孔子（前551—前479年，名丘，字仲尼，春秋時期魯國人）。先秦時，儒家只是諸子百家之一，與其他諸家學術流派共存，並無主次之分。自西漢武帝（前157—前87年）罷黜百家，獨尊儒術以來，儒家思想漸成中華文明之主流，綿延兩千餘年而不衰。

孔子作為儒家思想的開創者，也是中華文明的集大成者。他對夏、商、周三代以來所積累的中華文明，以仁教加以點活和點醒，賦予其千古常新的意義。宋儒說：「天不生仲尼，萬古如長夜」，信非過譽。在十七八世紀時，一些歐洲學者受儒家經典影響，對孔子的尊崇至於極至。甚至有人設孔子像，朝夕禮拜，並倡言要全盤華化。在今天看來，全盤華化固有所不足，但全盤西化，亦不完美。中西文化，確應取長補短，創造更偉大的文明。近百年來，孔

子及儒家思想雖曾遭遇一些劫難，但在國力逐漸恢復的今天，孔子學院已在世界各地設立，這確是貞下起元、否極泰來之兆。今天來重新弘揚孔子之道，應該是合時宜的。

本書下篇內容原是我在加拿大卡城 (Calgary) 「華人耆英中心」所作一系列演講的內容，其中包括「孔子與墨子」、「儒家與道家」、「儒家與法家」、「孔子與釋迦牟尼」、「孔子與耶穌」、「儒家與西方科學」六講。由於孔子博大而無所成名，要弘揚孔子，有不知從何說起之感。但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，藉助比對世界各大教派和學派，以凸顯孔子的獨特精神面貌，亦不失為一種方便。此外，「孔子的人生觀」、「儒家的天道鬼神觀」、「儒家的行與信」、「儒家的教與學」、「儒家如何化解生的困惑」及「論儒學思想的開放性」諸文，皆為舊作。此次一併選入本書，以饗讀者。

博大如孔子，一切對他的介紹，難免掛一漏萬，疏誤之處，尚祈賞者賜正。

2009年3月16日於香港沙田

目錄

自序·····	3
---------	---

上篇 儒家思想的縱向解讀·····	7
-------------------	---

一、孔子的人生觀·····	8
二、儒家的天道鬼神觀·····	20
三、儒家的行與信·····	37
四、儒家的教與學·····	51
五、儒家如何化解生的困惑·····	59
六、論儒學思想的開放性·····	74

下篇 儒家思想的橫向對比·····	89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一、孔子與墨子·····	90
二、儒家與道家·····	111
三、儒家與法家·····	127
四、孔子與釋迦牟尼·····	146
五、孔子與耶穌·····	155
六、儒家與西方科學·····	166

上篇

儒家思想的縱向解讀

一、孔子的人生觀

人活在世界上，對世界的看法，必影響我們對人生的看法，因此在說明孔子的人生觀之前，不妨先說明孔子的世界觀、宇宙觀、天道觀。

世界雖然只有一個，但卻有許多不同的世界觀，今天生活在基督教、佛教和儒教的世界觀之下的人，佔世界人口的絕大多數，我們且拿基督教、佛教和儒教的世界觀作一比較。

基督教、佛教和儒教的世界觀很不同。基督以神為本，神不是通過經驗和理性去證明的，只能通過信仰。如果宗教以基督教為準，則佛教不是宗教。佛教是無神論，故歐陽竟無先生謂佛教非宗教。不但佛不是神，聖更不是神，也不是佛。神、佛、聖是三個不同的格位：耶穌是神、釋迦

是佛、孔子是聖。神是自有永有，創造天地萬物的第一因。佛並沒有創造天地萬物，佛是通過歷劫修行，功德圓滿、斷滅生死，而且具有神通的果位。神和佛都不是人，但聖卻始終是個有生有死，有遺憾的人。因為人生有死，有他的命限，人只能盡性知命，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，卻不能說在聖人有生之年，把一切理想都實現，功德圓滿。儒家既以天道是生生不息的，則價值世界永遠是敞開的，一日乾坤不息，便有新的價值湧現。故曰：「苟日新，又日新，日日新。」在日新其德的天道中，人又怎能說已功德圓滿呢？神和佛都是有神通的，孔子卻不講怪、力、亂、神，一切行乎中庸，人只要能盡其在我，以缺憾還諸天也，便是創格完人。故耶穌之教是神教，釋迦之教是佛教，孔子之教是聖教。今人將佛教亦稱為聖教，將「新約」、「舊約」稱為《聖經》，將耶穌誕稱為聖誕，都是不對的。若循名責實，應以宣揚孔子聖教之經典稱為聖經，以孔子誕辰為聖誕。當然，如果佛教和基督教徒願意接受儒家東海、西海、南海、北海有聖人的觀點，則他們把釋迦、耶穌誕辰稱為聖誕，把佛教和基督教經典稱為聖

經，儒家也不會反對。

三教的世界觀既如上述，以下我們便探討孔子的人生觀。孔子的人生，始終在這個世界中，他不講天堂地獄；不講六道輪迴；不祈求出世間；也不祈求永生天國。人生則有死，因此死亡的問題，是人生所必須面對的。荀子在《禮論》篇說：「禮者，謹於治生死者也。生，人之始也，死，人之終也，終始俱善，人道畢矣。」對於死亡的問題，一般宗教家都有各種不同說法，彷彿他們對死亡都有真實的知識。孔子認為他對死亡沒有真實的知識，基於「知之為知之，不知為不知」的原則，不肯對死亡問題隨便說。有學生問他死亡的事，他只回答說「未知生，焉知死」。孔子只講生的問題，不講死的問題，對於人死後有知與無知的問題，屬於死者的問題，孔子不予評論。但對於我們應當視死者有知抑無知的問題，則屬於生人的問題。孔子認為生人視死者死而無知，是不仁，視死者死而有知是不智，不仁不可為，不智亦不可為。因為我們實在不知道死者有知或無知，今你認為他死而無知，像康有為的《大同書》所言，在殮房隔鄰便有

一肥料廠，將死者遺體馬上化為肥料，這不是太無情，太不仁了嗎？如果我們認為死者死而有知，用供養生人的東西供養他，甚至用活人去陪葬，這不是太不理智了嗎？因此孔子認為生人對待死者這兩種態度，都是不對。然則生人用甚麼態度對待死者才對呢？孔子認為，我們最好置之於神明不測之中，既不視死者死而有知，也不視死者死而無知，而是對死者有知無知的問題保持不知和懷疑的態度。因此，儒家不是完全不送器物給死者，而是用一種特別的明器或鬼器送給死者。明器和鬼器都是備物而不可用的。粵人今天所用的明器，通通是紙紮的，鈔票也有，都是由「冥通銀行」發行的，這完全是站在生人的立場，求我們之所安。孔子要我們慎終追遠，祭祀天、地、君、親、師，完全是本着我們對所祭者報本反始，崇德報功，追養繼孝的道德感情，而不是基於對超現實的宗教信仰。所以《中庸》說：「子曰：道不遠人，人之為道而遠人，不可以為道。」《荀子·儒效》篇也說：「道者，非天之道，非地之道，人之所以道也，君子之道也。」

人固不當對死後的事情強不知以為知，但生必有死，這是我們應當知道的。雖然乾坤浩蕩，生生不息，但我們的個體生命在這廣宇宇宙之中，總有終結和停息的時候，這是人生不可逾越的命。人必須要知命，孔子說：「不知命，無以為君子。」人知命便當安命、俟命，不能一廂情願地作非分之想。但這不是一般消極的命定論，因為儒家認為人必須盡性才能知命，人未盡他主觀的最大努力，是不可能知道客觀的命限的。所以孔子要我們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。《荀子·大略》篇說，子貢倦於學，願息事君，息事親，息於妻子，息於朋友，以及息耕，孔子均以為不可。人唯一可以息的，就是死。故曰：「大哉死乎，君子息焉。」可見孔子的人生觀，是健行不息，死而後已的。

孔子的人生觀，既要健行不息，盡性知命，然則他要盡量踐行的是甚麼呢？

人生在世，無疑是要實現人所追求的種種價值理想，告子曰：「食色性也。」人無飲食之慾，則不能維持個體生命，無男女之慾，則不能維持

種族生命，故人都追求滿足食色之慾。孔子不但要滿足人的食色之慾，而且要將人的食、色等自然慾望，提升為一種文化生活。故人生的大禮，有婚禮、燕禮和鄉飲酒禮。耶穌說，人活着不是單靠食物。孔子亦認為人生的最大價值，不在乎飲食男女，而在乎踐仁盡性。

甚麼是仁呢？仁是我們生命的靈性、覺性、感通之性。天地萬物都有感通之性，惟人的感通之性最靈，故為萬物之靈。中醫謂「麻木不仁」，可見「仁」就是不麻木，對你生命以外的人和物都能同情共感、痛癢相關就是仁。孔子說：「志士仁人，無求生以害仁，有殺身以成仁。」又說：「夫仁者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。」孔子認為生命的最大價值是成仁，故人在追求實現生命的最大價值時，我們可以殺身成仁，捨生取義。道家貴生，以生命本身為最大的價值。儒家則以生命的最大價值是成仁取義，故儒家已由我們的自然生命提升為道德生命。

生命的本質既是感通之仁，則人的生命決非封閉在一己的軀殼之內，他能與人同情共感，痛癢相關。仁者所以愛人，就是由於他的生命和別人

的生命相感相通。孟子以「惻隱之心」為仁之端，又說見孺子將入於井，必有怵惕惻隱之心。這是由於我們知道孺子跌落井必受傷害，必受痛楚，因而引起我們生命的同情共感，引起我們的驚動、不安和傷痛，這就是仁的發露。這種泯除人已限隔的仁心的發露，一般都從最親近的人開始。故孔子說：「孝弟（悌）也者，其為仁之本歟？」孝悌為行仁之本，但行仁卻不止於對父兄的孝悌，必由親親而仁民，仁民而愛物。故曰：「仁者興天地萬物為一體。」所謂一體，不指我們的身體和萬物連在一起，只要能痛癢相關，便是一體。我的假髮和義肢，雖然和身體連在一起，但由於不能和我痛癢相關，便不能說是一體。相反，今天我們對瀕臨絕種的生物和地球的溫室效應，有同情共感，痛癢相關，那便是一體，因此，仁心不但關懷一己的生命，也關懷家國天下以至天地萬物。故陸象山說：「宇宙內事，即已分內事，已分內事，即宇宙內事。」這就是對仁心有終極關懷的表述。我們的生命，倘能實現這些終極關懷的價值理想，不是比我們只追求飲食男女等自然慾望的滿足更崇高偉大嗎？孔孟要我們殺身成仁，捨生

取義，實在是一個正確的人生觀。

實踐仁道，既然是由親及疏，由近及遠，所以孔子特重倫理道德。倫理是人倫相處之理，倫指人際關係，傳統上稱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婦、朋友為五倫，五種不同的人際關係各有其不同的相處之道，君敬臣忠、父慈子孝、兄友弟恭、夫義婦順、朋友有信，便是五倫之理。

這些倫理本於我們相感相通的仁，是相對於我們的仁心理性，而不是外在的權威。就君臣一倫而言，孔子說：「君則敬，臣則忠。」孟子說：「君之視臣如手足，則臣視君如腹心；君之視臣如犬馬，則臣視君如寇仇。」荀子也說：「從道不從君，從義不從父。」我們所要從的是道義，而不是君父。法家要求臣子無條件地服從君父，日本人無條件地順從天皇，都是非理性的，所以他們都反對儒家所宣揚的禪讓與革命。

孔子講的仁道，就是忠恕之道，故曰：「忠恕違，道不遠」。盡己之謂忠，推己及人謂恕，未能盡己，則你所推之己，便不是真實之己。你說你不欲富貴，因此也要別人不欲富貴，這對嗎？不對。因為真實的你

是不欲富貴，只是不欲那些不義的富貴而已。所以孔子說：「富而可求也，雖執鞭之士，吾亦為之。」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處也。」可見在推己及人之前，必先盡己，能忠於己，才能恕於人。己是最切近的，所以孔子說：「能近取譬，可謂仁之方也已。」行仁的方法以最切近的己之所欲，譬於他人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，便是最易知易行的中庸之道。《大學》所講的絜矩之道：「所惡於上，毋以使下；所惡於下，毋以事上；所惡於前，毋以先後；所惡於後，毋以從前；所惡於右，毋以交於左；所惡於左，毋以交於右。」和《中庸》的君子之道：「所求乎子以事父，所求乎臣以事君，所求乎弟以事兄，所求乎朋友，先施之。」都是夫婦之愚，可以與知，夫婦之不肖，可以能行的中庸之道。中華民族就是憑這一視同仁的忠恕之道，易知易行的中庸之道，搏成一個多民族的偉大國家。今天我們要建立一個和諧的社會、和平的世界，弘揚孔子的仁道，不是很有必要嗎？

仁是我們生命中一切價值理想的根源，孔子除要我們以忠恕之道行